

(清)毛奇齡撰 龐曉敏主編

學苑出版社

毛奇齡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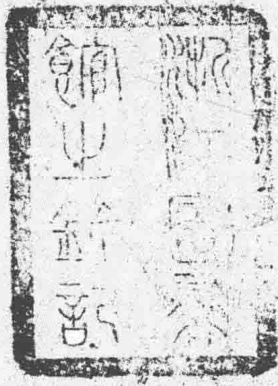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册

目錄

文集

序 三十四卷 卷八——卷二十一

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大可

張文鳳
蔣樞星旋較

序

樂天堂集說序

孔子作易傳以旁行不流為樂天之實夫旁行者曲
成也王季子讀書談藝本期出所學以道濟天下而
勢有難為則必旁行之以曲成其意蓋天道固如是
矣崔子遺山以文章名世而連不得志遂漫遊人間
往往以純任自娛而乃顏其堂曰樂天一似借安居

以俟命也者而余曰不然古者游仕人國多藉友教士大夫爲乘韋之先故東漢諸賢去古稍遠然猶受郡國徵聘一展裁畫今遺山久擅文賦兼饒經濟偶一舉足卽縞紵四達真不減潁川當日羔雁填門巷者從容談笑治術犁然此正旁行不流道濟天下之正說也不然樂天知命與安土敦仁亦殊途矣以志在四方假浮家汎宅爲漫遊計而反與安土者同其歌詠意固何爲予毫矣行權救時有志未逮能假歲月尚思登其堂而與之樂之

童煒行稿序

古無傳經墨義者故世謂制科所作與古文辭異信爾則是平津江都之策不傳于今也然而遽謂帖括章句之卽爲古文辭乎則詩又不當異賦賦又不當異策與論也特世之攻制舉者習燕烏揣摩之說以爲舍墨義必相戒勿復涉一字卽二三場策與論與表判尙不得與墨義同觀况其他乎是必得一研精古學者出而雪其語童煒自甲午公車以來縱觀二十一史并他所藏書人見之輒掩口去已亥旣已魁禮闈以誤字仍斥落復于康熙庚戌剋庖經房對策歸里與邈后于淮西客舍出其所爲文讀之然後知

向之所期兼古學而得爲經義帖括一雪其語者煒
是也煒爲文不廢揣摩引繩削墨而要自有其渾淪
之氣克斥其間譬之以長沙江都詘而爲李程之賦
五色依然一元具舉何其壯也人苦無才有才矣苦
無學有學矣苦無時乃亦有有時而反無才與學者
吾不知無才與學者之得比于無時否也而特是以
不愧逢年者爲煒喜卽以振興制義爲天下慶易曰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天下之待理吾于煒卜
之程子曰詞麗而旨誇者應世之文也編詩書而不
愧措天地而不疑傳世之文也然則經墨義之能傳

吾于煒卜之。

傅生時義一刻序

予隨兄大千讀書于傅元升之草堂。裁弱冠耳。元升每讌會輒抱子出。偶旋歌。古人詩予見之。私曰。疑疑者。後來之秀耶。然不料其能從游如今日也。自變遷以來。予焚棄筆墨者已八九年。夙昔攻舉子業已矣。卽郡邑爲舉子業者。亦曰是家已放廢。不復其爲時義爲時義。亦不當。予每遇元升讌會。見其髮漸白。然且勞苦道平生。歡彼退。雖語人兒能文。當從大可游。予聞之心驚。是當日讌飲出拜客歌詩者耶。然又自

八
歉故人。知我。我恐。以不能爲時義者。負故人也。今年
春。以鄉里多故。避之橫山。乃復入元升草堂。視舊時
桃李。梨栗園。魚池。竹都有存者。元升乃率兒拜予堂
下。予起視之。喟然曰。嚮使予弱冠時。或謂兒聰明。他
日者。將從予游。予必且恨。以爲安得此久處者也。卽
旣已久。處無所覲望。然一聞是語。且恨。予安得七
八年後。猶然抑鬱無他懷也。今何如矣。子前此所從
游者。史憲臣也。予不能時義。而憲臣能爲時義。予不
能時義。而憲臣且能以已之時義。使子亦能爲時義。
憲臣爲昌黎。予爲籍子。爲湜。互持其教。亦復何恨。予

所恨者故人子弟日就長大予倘久誦處予恐七八年後其所爲拜客謳吟者且不知其又何等也

傳生時義二刻序

夫車工造車而得以車名則必其車可見于天下而後閉門爲有餘假使輪無可眡輻無可驗輶輳輳較無可顧盼吾見其踈也曩時爲高文者率能出其文使天下見故方其未行卽世已得指之曰此某君文及旣行而果無所謬夫而後始得以專家目之今之爲之者不求可見躡舄視不出閤若以爲晻昧無可示者而一時塾師里朋率無客以問學相勸勉銷晦

八
隱抑命曰揣摹其未行也墨墨然其既行也墨墨然
自號爲車工而究不使輪輻之可見于天下終生之
肄業一技勿就嗟乎惜哉夫猶之貪天之工以爲倖
獲而有所挾以徼與無所挾以徼相去何等不持直
而就博博之雖勝與無博同然且曰吾將逢時夫果
稀駛不見渾于春而知春廩霜不見下于秋而知秋
是使敲榎不逢夏敲楸不逢秋無不可也吾生十七
年而與傅子元升讀書于橫山草堂又十七年而又
與元升之子四如讀書其中白石旣死朱顏已遲乃
復幪首塗面選科舉子業旣以四如一集序之行世

更累其近作次爲續集夫以終生造車削衡規輻合
二十餘年無一顧者而又令其徒挾持自好此與夫
世之隱閉掩抑墨墨以幾者得毋有間夫春華未發
幽蘭自芬秋潦旣縮原泉始見吾不務爲可行而務
爲可驗即使造車者終日閉門而其學自見于門外
必欲進前而問曰閉門乎造車其行止也何如吾勿
告也

張悅九曰縱橫引譬一層急一層思敏力悍是先
秦結捷文字又曰以行擬博已足汗顏况無直乎
三復
憬然

傅生時義三刻序

序

射無所爲羿也。貴能穀耳。御無所爲王良與造父也。貴能乘耳。文無所爲王唐瞿薛歸胡許湯也。貴能行耳。必曰文章佳惡多與遇違。豈通論與。然而色之美者。必辨於目。聲之善者。必解于耳。惟文無聲色。是以不能有所視聽。或青黃不分。洪纖瞀然。向使色與聲亦皆有命。則未必青之不清。而爲黃。洪之不變。而爲纖也。故曰物之憑乎人。則物之不能自有其天也。文章有其天。故雖人事而亦實若有天焉。至之予與四如讀書溪山草堂已二年矣。其前一年則皆攻苦之旦暮也。自盟水啜食而外。必質疑問奇。窮極微渺。凡

時之人有持之以得富貴而卒不能稍得于字畫行
墨間者吾皆有以使之得之其後一年則飲酒譚義
以文爲嬉而其叔氏者揣摩家也每出其奇構與之
相角夫是以優悠春秋修游止半然而未嘗不自得
也當其相對角藝時兩人者顧之而嘆輒使池魚夜
踊林鳥駭散近村之民且有纓冠而至者乃逡巡渡
江相帥就別此何爲與今年冬予旣辭草堂將還故
廬而四如咨嗟惟恐以薛譚學謳未窮青技因乞選
其文兼爲之序予思文雖有命然技至而命立人盡
而天見故杜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夫惟

文在千古故文之得失心知之而命之得失文亦知之向使王良執綏遇顏泰父而乘之當亦必無趙簡之殷勤與嬖人之斥落而伯昏無人立層崖之上俯千仞之淵從容決拾裂眦霄漢則禦寇雖善射亦必匍匐而不前搶地而若失文亦患不精耳苟進乎技則王唐雖遙接踵可至又何患乎射之不入彀御之不就範哉

朱母史太君七十壽序

夫稱愛民者必曰慈母顧慈不自己始也子有善上之其親况杜詩稱母而東海家則郝夫人之法反稱